

湖北文史资料

一九九八年第四辑(总第五十七辑)

- 1954年武汉防汛斗争的片断回忆
- 洪湖'96抗洪救灾纪略
- 湖北省抗御'98大洪纪略
- 汉口丹水池长江大堤排险堵口记
- '98监利抗洪纪实
- 嘉鱼县簪洲湾溃口前后
- 荆江分洪准备倒计时前后

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湖北文史资料

抗洪救灾专辑

一九九八年第四辑

(总第五十七辑)

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湖 北 文 史 资 料（季刊）

1998年第4辑（总第57辑）

主办：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出版：《湖北文史资料》编辑部

印刷：湖北省政协印刷室

发行：《湖北文史资料》发行部

发行范围：公开发行

出版日期：1999年2月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6

字数：15.1千字

国际标准刊号：ISSN1006—3285

国内统一刊号：CN42—1067/K

定价：8.20元

目 录

晚清末年湖北的水利与水政	徐凯希(1)
1931年武汉水灾纪略	王玉德 范存俊 唐惠珊(7)
汉江水患史略	陈玉祥(13)
徐国瑞与荆江大堤的溃决	秦仲祥(18)
1954年湖北特大水灾与救灾	万华英 马俊林(22)
1954年武汉防汛斗争的片断回忆	李雨松(36)
1954年沙市人民抗洪略记	万代源(41)
洪峰三度话鄂州	胡传利(47)
建国后荆门邓家湖、小江湖的四次开口蓄洪	张宝庭(59)
60年代防汛抢险的两个小故事	项 辛(67)
湖北1980年的洪涝以及我对水灾治理的一些看法	陈丕显(70)
1983年天门特大洪涝与抗灾救灾纪实	曹以明(82)
决战“91·7”特大洪水的回忆	孙又欣 陈建华(91)
孝感“96·7”抗洪救灾纪实	郑 后(98)
洪湖’96抗洪救灾纪略	徐锦章(107)
九旬老人话洪水	金石 龙口述 王彬、李直、胡牟整理(118)
湖北省抗御’98大洪纪略	孙又欣(121)
汉口丹水池长江大堤排险堵口记	王占成(140)

荆江分洪准备倒计时前后	邹东廷 郑泽华(146)
樊口大闸化险记	胡发平(153)
汉川民乐闸抢险纪实	汉川市防指(158)
'98 监利抗洪纪实	杨祖清(163)
嘉鱼县簪州湾溃口前后	徐 剑(176)

晚清末年湖北的水利与水政

徐 凯 希

湖北素称泽国,长江东西横贯,北受汉水,南纳洞庭,作为主要粮棉油集中产区的江汉平原,水高田低,极易受到洪涝灾害的侵袭。防洪治水始终是江汉平原经济开发的首要内容。因此湖北政治之要历来以水政为重。

— —

晚清末年,由于江汉湖区堤垸的盲目扩张,河湖水道、水面屡受压迫,蓄泄关系遭到破坏而失去平衡。湖渚渐平,枝河渐堙,水患因而日趋频繁。1889年冬,张之洞由两广调任湖广总督,适逢大水溃堤之年,饥民老弱妇女,匍匐于风霜泥途之中,号寒啼饥之声,实为耳不忍闻、目不忍睹。为此,他在署理湖北的18年中,除大举兴办洋务新政外,还十分重视水利兴废,屡屡严饬有堤各州县加意修筑堤防,不准稍有疏惰或侥幸之心。他仅有的几次省内巡视中,除视察大冶铁厂外,皆为实地查勘水利险工而成行。

汉水是长江最大的支流,由于河道久未疏浚,沿江堤垸盲目扩张等原因,汉水中下游陂泽渐成高陇,一遇较大洪水,荆襄一带顿成泽国。时至晚清,汉水已成为一条著名的害河。鉴于汉水频年盛涨,沿岸各属堤工屡屡溃决,居民被灾甚重,张之洞于来鄂之初,即奏准架设武汉至襄樊电报线路,以期信息灵通,随时捍患救灾。关于造成汉水洪灾日益繁剧的原因及对策,张之洞谓曰,襄河绵亘千

里,当年有支脉消纳,水势藉以分泻,今则支流尽塞,湖潴淤为平陆。襄樊而下,土薄沙松,逐浪随波,河岸此坍彼涨,河势日见曲折迂回,每值汉水盛涨,节节梗阻,泥积沙停。今日浚,明日淘之,未必能一劳永逸。为此,他责成布政司分饬沿江地方各官,相度形势,各抒所见,提出切实可行的治水方案。

荆州为全楚襟喉,古之泽国,历来是荆楚治水的重点所在。1890年6月江水盛涨,张之洞亲往荆州万城大堤查勘,并顺道勘验钟祥等地新修堤工。全部查勘历时半月,为其外出巡视时间最长的一次。经过此次实地勘验,张之洞对于全省水工水情状况有了更全面的了解。“依堤为命者,数十县也”。因而其后数年中,他多次通饬各有堤州县,加意赶修堤防,开渠排渍。1897年春夏,湖北各地淫雨连绵,江汉水涨,山水暴发,京山县唐心口堤因上年退水过晚,溃口水深无从施工,以致汉水再次漫溢,京山、汉川、天门诸县告灾。张之洞一面饬令各县速修堤工,一面筹措经费以为赈济。同年11月,张之洞亲赴京山县唐心口,巡视上下河段及溃口内外,察看水势土性,定退筑月堤处所及应填低洼处所。同时,就已发之款饬催加紧施工,限令于次年正月完工,并出示晓谕,严禁挟私壑邻,藉口抗阻。灾民男妇老弱籍工就食者数以万计。

咸丰同治以降,随着藕池、松滋两口相继溃决未复,江汉平原南部出现虎渡、调弦、藕池、松滋四口分流洞庭的新格局。四口分流虽使江堤的压力有所缓解,溃决有所减少,但江汉平原的围垸造田,却在早已饱和基础上继续盲目发展。江陵、松滋、汉川等县众多湖泊渐至消失,水陆关系继续恶化,已成积重难返之势,渍涝成灾日益严重。限于江身浅涩,诸湖埝平的现状及其它社会条件,张之洞治水方略主要倾向于筑疏并举、废湖还田,且以慎重堤防为第一要义。首先,他反对实施工巨费大的堵口工程。1852年藕池溃决成口后,荆江横折而南,北岸堤防之患稍纾,而江水入湖,挟泥砂淤为南州。同治光绪之际,湘省绅民屡次呈请堵筑藕池口以止淤涨。张

之洞在查阅各方所请并经实地察勘后,指出藕池口门宽至五百余丈,且已分流数十年,若一旦堵塞,必起纷争,且工费过巨,只能采取禁新垸,疏北港,培城堤作为补偏救弊之方。其次,严禁私筑堤垸。张之洞认为:两湖今日水患愈重,实以堤垸占地阻水为其大端,为害至深。虽迭有刨毁私垸,永禁新增之令,然因地方各官奉行不力,新增堤垸仍比比皆是。“湖中之水既渐变而为田,湖外之田将胥变而为水”,两湖大患莫过于此。1897年春,张之洞为监沔各属痞棍鼓动民间违禁建矾筑坝,再次通飭全省,严禁拦河筑坝。同时知照潜江、监利、江陵、沔阳各州县,“须知水道利害,必须统筹通省全局,不能专顾一隅,若利己损人,以邻为壑,既为天理所不容,即为国法所不宥。”

二

武汉三镇地处长江汉水交汇之区,地势低洼,湖泊密布,每遇洪水,全赖堤防拱卫。光绪末年,随着一批近代工业的陆续兴办,武汉城市经济结构发生明显变化,经济地位日趋显重。确保武汉三镇的防洪御水能力,引起张之洞的极大关注。1899年,鉴于武昌武胜门至青山一带沿江堤岸年久残破,仅留堤形,每年夏天江水灌入,堤内数十万亩悉成湖荡,张之洞不顾个别官员的反对,先后下令修筑武昌南北大堤及武泰、武丰二闸,用银十万余两,使武昌沿江堤防系统得以基本告成。工程虽艰,受益甚巨,共计涵出官民田地二十余万亩。1904年,张之洞又奏准兴筑汉口后湖长堤,以御水患。工程分工分段承筑,历时年余,用银八十万两,涵出土地十万余亩。武昌南北大堤和汉口后湖长堤(即张公堤)的兴筑,对于武汉三镇防洪御水起了很大的作用。三堤动工之初,虽皆为群议阻挠,官吏非笑,工徒惊骇,以为必不可成,不意其竟成也。

造林防洪是改善湖北水利条件的重要一环。由于清前中期长江、汉水上游山地的大面积垦辟,尤其是荆襄流民滥砍乱伐的掠夺

式经营,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,下游河湖埋塞,河床抬高,一遇洪水,官私堤障尽溃。1897年,张之洞委托美国农学教习白雷耳,考察武昌、大冶等地农业,白雷耳考察完毕,就防洪造林、农田排灌提出建议。白氏指出,在山区所见不过杂树数种,且甚稀少,仅可作柴薪之用,毫无价值。他建议多种经济林木,一以成材取利,二可以防洪;欧洲各国每年拨巨款植树造林,湖北连年水患,更应力劝民间仿效实行。张之洞接受了白氏的建议,并在《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》中,特别提出山地造林问题,主张对能种树至一千株以上者给予奖励。1906年湖北农业学堂改设高等正科,又特在农桑、畜牧之外,增设森林一科,以示重视。由于张之洞的倡导,清末湖北全省共开办林场五处,植树二百余万株,各州属亦开设农林劝办所多处,造林防洪逐渐受到重视。

三

19世纪末叶,湖北各州县堤垸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盲目发展,致使河湖水系愈益紊乱,江汉平原开始进入洪涝灾害日趋繁剧的时期。这不仅对湖北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影响,导致广大农民生活日趋贫困,同时也大大增加了清政府和地方政权的财政压力。由于鸦片战争后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,大量赔款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所耗费的巨额军费,已使清政府库空如洗,寅吃卯粮,因而对于各省水旱灾害,一改主要由清廷拨款予以赈济的惯例,除灾情特别剧烈、波及特别巨大而适当给予拨款赈济外,一般都由各省设法解决。

面对连年的洪涝灾害,鄂省地方除在灾荒之年采取赈济和蠲免之策外,沉重的修堤费用,对于已是捉襟见肘的鄂省财政而言,不啻无底深渊。“今岁堤决,来岁复筑,筑与决循环之无端。”因而筹措和发放复堤各款,成为主持水政者的重要职责。为了尽量减轻水患,发挥有限堤费的最大效用,防止侵吞和虚糜,张之洞对于各县

筹款筑堤的要求，多视轻重缓急、给予区别对待。

一、酌情拨给。1890年初，沔阳州因上年水灾极重，低洼田亩皆被淹没，特呈请江陵、监利二县或筹公款，或提土方亩费，凑银千两生息，作为冯姓防护河堤岁修经费。有鉴于沔阳水工之重，张之洞飭令在赈捐款内拨钱四千串，发典生息，永为冯姓河堤岁修专款，务必认真经理，不准挪用，藉资保卫，永息争端。同时要求每年仍将收支数目具报查考。

二、严饬在原有款项内解决。1891年初，荆州道府稟请筹措巨款，兴修万城大堤，张之洞批示曰，铺设条石堤岸自属一劳永逸，经久之谋，惟估需巨款四万串，此时殊难猝办，应候另行筹议办理。至于所请部分堤段加高三尺，据估工费需钱八千余串，并称势须另行筹款，实堪诧异。查万城大堤每年派征土费八万余串作为岁修专款，如果处处核实归公，足济全堤各工之用。现应查明每年所报岁修土工土石各项尚可信乎。此处数百丈堤面低陷三尺，适当迎流处所而多年毫无见闻，迨此次委员履勘始行查出，已属可怪，乃复议另行筹款，尤为无理。该府不知愧悚，自认赶修。此项堤街加高工程紧要，自当赶办，若此有凭有据之工，即据另筹工费，然则岁征八万余串所谓岁修者应办何工？土费者究作何用？岂专为该府委幕丁胥夫头人等浮支滥用之需？为此，张之洞令湖北布政司移行荆宜施道荆州府，查照光绪十四年详定批准之案，于每年节省之八千余串项下提供此项要工。要求于三月初动工，将堤面加高三尺，务期工坚料实，于伏汛前完竣，不得藉词延缓。是年，荆州知府舒惠捐修沙市二郎门至九杆桅驳岸，时称“舒公堤”。舒惠之举，为张之洞大加赞赏。1894年张之洞专门呈递奏章，对舒惠予以保荐。

三、驳回加派之请。1893年秋，松滋县为筹还修堤借款及其它支用，呈请按粮增加派款。张之洞未予允准，批示曰：地方公事总期与民共信，此等按粮派费之举，尤不可稍寓权术。若如现稟情形则民不信从，办法已自先掣肘。多征少收或有派无收都已是事实。此

时合计并征,派数愈多,收数愈难,自应提出另筹。

四、全数拨解,以为急用。1906年春夏间,江汉平原连降大雨,江汉并涨,潜江西湾、永丰垸及江陵棉条湾等处月堤、垸堤大段溃决。退筑月堤及加筑坦坡计需钱十万串。此时鄂省财政拮据,筹款艰难,惟该堤关系江潜监三县大小四百余垸民命田庐,自不能不赶筹修筑,以期复业。鉴于被灾各处民情困苦已极,张之洞批示:似此工大费巨,断难照旧派费,应准设法拨款,迅筹兴筑。工竣以后,再行体察情形,查照旧案而以几成作为发款,几成作为借款,由受益田亩分年摊还。嗣令布政司如数筹拨赈款一万串。除监利已领回四千串赈抚贫民外,其余六千串批给江潜两县分用,一并充作赈抚,散给极贫之户。

为了缓解复堤塞溃经费日见枯竭的矛盾,张之洞鼓励各州县征存水利积谷以备急用,将不急之务及寻常善举提开另筹,专以此项捐款留作堤工水利之需。在批复天门县征存水利积谷捐数呈文时,张之洞称道该县积存之款已有成数可观,若年岁丰稔,接续劝办,数年之后,日积日多,堤固仓盈,尚何忧哉。惟此事办成不易,已收之款不可丝毫耗蚀,续办之捐,苟非万不得已,勿得赧停。此时积之以渐,而日后受益无穷。为此,所有积谷之款,自应提归积谷之用,其水利一项须照案存储,永作该县堤工水利专款。如遇堤工需用,必须先行查明估勘,具案后方准动支拨用,以重专款而杜虚糜。张之洞并要求湖北布政司,督率各州县公正绅董,发典生息,专备堤防水利及积谷各本款之用,无论何项公事,均不准擅自挪移。

晚清末年,外侮日亟,朝政腐败,囿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,张之洞推行的防洪御水措施大多还停留在传统的堤防围堵阶段,他关于“让地与水”的许多主张并未得到认真的推行。江汉平原水土关系日趋恶化的局面,因而未能从根本上得以扭转。湖北防洪御水条件的全面改善,只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才得以逐步实现。

1931 年武汉水灾纪略

王玉德 范存俊 唐惠珊

1931 年,武汉遭受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水灾,当局防范不力,措施失当,以致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。亲历者忆及此事,仍然“谈虎色变”。为昭示后人,引为鉴戒,笔者据当时有关资料,整理成文。不尽之处,还望知情者指正。

1931 年 7 月以来,武汉三镇雨水连绵,十多天不见天日。长江水位逐日增高,沟渠不能泄水,雨水积于街市。7 月 28 日,大智门火车站、江汉关、法租界积水三四尺。水区警捕站在高桶上指挥交通。

7 月 29 日,江水流入日租界下铁路三眼桥前的丹水池一带,冲溃堤防,平汉路基被冲决二三丈,铁路外尽为水淹。

7 月 30 日天晴,江水微落,并非流入下游,而是灌入后湖跑马场。铁路以西到刘家庙、谌家矶的所有民房皆被水淹,偶见树梢、屋顶及烟囱。居民聚集在铁路之上,鸠首垢面,苦不堪言。铁路以内,江水浸至中山公园及华商马场,中山路积水。商家闭门,百业萧条,人心惶惶。

7 月 31 日下午,市政府召集汉口市各机关团体代表开联席会议,何葆华市长提议讨论了三个问题:一是御水事务案;二是难民救济事务案;三是粮食救济案。是日,丹水池堤段和武昌武泰闸已经溃决,闸上有 5000 难民食宿无处。市政府组织抢险,由水利局派人在武昌筷子街及大堤口连夜抢筑,用麻袋装土筑成长围。自堤口

经徐家棚、青山一带，由水利局派人带 2000 条麻袋防守。从江汉关至硚口。分段有人守护，重点是和记蛋厂和铁道孔。江岸至谏家矶一带派人带 2000 条麻袋昼夜抢护。汉阳重点防护江家堤段。

8 月 1 日，各处堤防告急，江水环绕城区，到处浸漫。市民手忙脚乱，如受惊之鸟。唯有日租界未淹。日本租界下达紧急封锁令，派人把守要口。除非有居留证或官厅佩符号之人，一律不许通过，车辆及什物搬迁绝对禁止。法租界和英租界皆成泽国。循礼门车站被难民占住。

8 月 2 日，轰然一声，汉口单洞口被水冲开，城内进水，水势甚猛，如饿虎出笼，很快吞没城区，顿时有了浮尸，人声鼎沸，一片哭声，武汉总部行营也成了水晶宫。是日，武汉行营召开紧急会议，成立防险事务处。徐源泉、夏斗寅任督会办。

8 月 3 日，江水又涨 3 寸，水深 15.21 米，汉口已淹，武昌告急。武昌鲇鱼套铁路附近 2 时溃决，保安门外完全浸没。徐源泉、夏斗寅、刘文岛、陈光祖视察张公堤、武泰闸、武丰闸。徐派 41 师黄新旅赴武泰闸维持秩序。水深 49.9 英尺，难民流离失所。汉口市内成浸，浅则三四尺、深则七八尺，溺死二百多人。汉口机场浸入水中一丈多，八架军用飞机泡在水中。市民说这是 61 年来从未见过的大水灾。

8 月 4 日，统计无家可归者约七万人，淹死千余人（福音堂 160 人、新新戏团 140 人、新安书院 260 人、集家嘴茶厂 340 人、华新 370 人）。市政抢修堤防，硚口铁路边太平洋肥皂厂、皇经堂一带是重点，八个团维持社会治安。何葆华市长、陈克明（水利）局长、汪世璠（公安）局长查勘各处。徐源泉、刘文岛视察徐家棚救堤工程。

8 月 5 日，水势继续上涨，水深 15.42 米，早晨大雨如注，露宿灾民痛苦至极。下午在中山路江汉路民生路模范区用抽水机向长江排水。

8 月 6 日，汉口市内仍以舟代车。有记者在交通路西端登舟，

出中山路,经江汉路、老圃侧三新路市、府各路,折赴六桥坊、民权路、新市场,以尺量水。水最浅处是交通路东段,二尺余。最深处为府北一路市立第七小学门口,为1丈5尺。此外,三新街西段水深5尺3寸,府南一路深1尺3寸。市府东路深九尺四寸。单洞门深1丈1尺5寸。宝善堂3尺。观音阁街5尺。

8月7日,江水续涨。平汉路局准备20万条石袋,填修江岸湛家矶7丈溃口。露宿街头的灾民达15万。公私团体每日两次上街发放馒头。

8月8日,江水漫漫,许多市民在屋顶上支床。沿街漂泊杂物。府南一路街心岗棚没水及顶。八元里上海神州旅社门内停舟。有人乘灾行窃。红十字会上街收容难民。全省水灾急赈会派船停在大华饭店附近。

8月9日,江水上涨,由伦敦会与维思礼会合办的教会医院死四百余人。

8月10日,北风终夜,江水稍退。刘家庙古德寺一带被吹倒房屋四五百间。硚口博学书院附近堤段告急。

8月11日,早晨大暴雨,江面怒涛极大。

8月12日,汉口张公堤已崩溃。租界巡捕站在水中5尺高的木凳上指挥公路上的往来船只。

8月13日,江水上涨,汉口涨4寸,武昌涨5寸半。武昌保安门外新街、八步街、武长路一带水深三五尺不等,筷子街等处堤溃。汉阳尽淹。

8月14日,江岸日德租界一带突然溃决。3时,三菱社宅侧面冲开一大穴,约直径三尺,士兵和市民拼命堵塞,截至5时始塞住。

8月15日,武昌大堤溃决,全城陷入水中。省政府水深2尺。武昌无自来水,全喝井水,井口淹没,市民缺乏饮用水,无家可归者20万人。汉口日租界四周御水之堤溃决,界内水深5尺。

8月16日,江水达16.12米,为未有之记录。汉口已无一处干

地。电厂停工,晚上一片漆黑,在主要路口有警务人员设煤油灯。武昌的汉阳门、文昌门被淹,仅城楼尚露水面。三镇无处食宿的灾民40万人。防险处督办徐泉源等下令,给建设厅厅长方达智、水利局局长陈克明以渎职罪记大过一次。

8月17日,水稍退。

8月18日,水又涨3寸。武昌积玉桥、徐家棚一带的堤段溃决,水由武胜门入城,深达六七尺。防险处手忙脚乱,决定缩小职能范围,仅负责治安。

8月19日,江水涨至16.22米,为空前记录。省政府委任张刚为武昌城垣防险主任。汉口市市长何葆华在黄陂路38号招待南京中央勘灾专员刘瑞忱及西人顾问,指责中央敷衍赈灾,反映灾民的抱怨情绪。

8月20日,罗马汉口主教致电罗马教皇,请拨银赈济,呼吁武汉难以再复旧貌。

8月21日,汉口的中国旅馆倒塌,旅客死数百人。铁道上水深2尺。水势趋缓。财政部派顾问贝克到汉,由32人组成全国水灾急赈武汉分会。

8月23日,江水退寸许。迎宾旅馆因水浸倒塌,死15人。市民数百人因不愿避住他处,亦不忍饿,皆自杀。武昌近江十堤均溃,现只依旧城基址布置防水。省政府成立武昌城垣临时防水委员会,任命方达智、刘文岛、陈克明、彭介石、何葆华、张刚为委员,方为主任。以前所有防水机关均予撤销,以一事权。

8月24日、25日,水退3寸。气候炎热,交通瘫痪,电灯不明,死尸浮街,,猫登屋顶。武昌难民移居洪山。

8月27日,日租界下首江滨德士古煤汽油栈失慎,火光烛天。小贩把杂货放在木桶中涉水叫卖,店铺关门,食品奇缺,物价飞扬。

8月28日,武汉商会集合140个私人团体及三十多个慈善机关办理急赈。蒋介石乘永绥号军舰,下午2点由南昌抵汉,赴盐务

稽核分所休息,晚上巡视武昌各溃口。

8月29日,蒋介石巡视汉口各溃口,晚上驻节永绥舰。

8月30日,蒋介石发表《告鄂水灾被难同胞书》,称政府今日唯一急务为救济灾民与清灭赤匪。蒋表示自责。

8月31日,蒋介石在省政府召开各处长以上职员训话,商界领袖亦参加。周佛海、高凌百陪同。蒋训话的要点:此次水灾惨重为历史上所未有,但一时代必经过巨灾始能太平,大家应保持优良秩序。此后,蒋介石离开武汉。

进9月,水情减缓。2日,黄陂街最先露出陆地,市民欢腾。接着,民生路和民权路两亢处退水,人力车出现。5日,水退天凉,死者葬于洪流,生者喘息于膻腥,腐臭逼人。疫情报警,市府设防疫所,拨款5万元。15日,北风寒冽,细雨竟日,市民又陷入饥冻之中。

此次水灾,历年罕见,米商乘机抬高物价,灾民无钱购买,虽然水灾急赈会派人上街发馒头,但杯水车薪。灾民千百群集,鸠形鹄面。鄂急赈会派赴南京请愿代表朱怀冰、闻均天告急,南京政府把鄂省列入特等灾区,由克贝主持赈务,决定拨款40万,由李晋具领。但拨款不知去向。

此次灾情,最高水位26.94米。三镇直接受灾难民五十余万人,淹死饿死以万计,经济损失1亿元。

汉口是个商埠,水灾导致商业损失严重。据湖北省政府建设厅1933年编纂的《湖北最近概况》中的《二十年(指1931年)——编注武汉水灾后商业歇业一斑》一文记载,有1300家以上的商号停止营业。商店关门,工厂倒闭,大量市民失业,流落街头。

水灾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。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政府防范不力,措施不当。7月28日以前,新任汉口市市长兼两湖特税处副处长何葆华一直抱高枕无忧之态度,不筹一预防之策。当刘家庙附近铁路溃决后,市政府认为铁路外多为贫民,任其淹溺,无碍大局。及当丹水池之堤溃决,当局虽飭工驰救,然亦不勇于任事。市区仅由

一条平汉铁路路基防护。另外,当局没有高度重视铁路的涵洞,导致单洞门在8月2日冲开,昏聩玩忽!一当洪水如山瀑泄进市区,当局没有切实措施救护灾民,致使老人、妇女、儿童淹死最多。当时报载,有人揭发水利局长彭介石勾结川江龙公司,骗堤款10万元,又有人斥问市政府每年收入的2000万元,为什么不用于防灾?

更有甚者,昏官相信以祈祷降灾。1930年,汉口工务局为了修建沿河马路,拆除了集家嘴附近的龙王庙。第二年发生大水,昏官以为是龙王爷发脾气,于是在此筑坛念经,武汉警备司令夏斗寅亲临拈香,向江神叩拜。结果无济于事,反被市民看透了这帮昏官的本质。

水灾过后,省、市当局官员没有受到惩处,防灾工作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。以致于1935年再次发生大水灾时,全省又有19个县严重受灾,溺死八万多人,受淹800万人,经济损失2亿元。